

七日談

(北京篇)

師承與書房

——讀陳緯《嶺上松風》的收穫

綠茶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赴杭州觀賞由浙江美術館主辦的「土風悠長——陳樂民書畫展」，策展人兼主辦方代表陳緯先生全程統籌開幕儀式，忙前顧後接待各方師友，正是在那場畫展上，與這位溫州老鄉初次相識，匆匆加了微信。

畫展同期，配套畫集《土風悠長——陳樂民文心畫事》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未曾想，時隔八年，我和韓浩月的《村郊通信》亦由浙大出版社出版，編輯恰好也是羅人智。更難得的是，《村郊通信》和陳緯的《嶺上松風》雖由兩家不同出版社出版，卻於同一天舉辦首發式，於是約定，互為嘉賓。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後，陳緯先來西湖邊寶石山腰的純真年代書吧，助陣《村郊通信》首發，讚譽良多；入夜，我們移步到曉風書屋，為陳緯的《嶺上松風》首發捧場。兩場活動，主持人均為陳緯老友，口才絕倫的美院教授王犁先生。

《嶺上松風》中，我尤為關注陳緯回憶幾位溫州師輩的文章，通過《強半光陰被墨磨——回憶張鵬翼先生》《張鵬翼的師友圈》《觀器味道，融通無礙——蕭耘春書緣人生》《閃爍在遠處的光——回憶恩師蕭耘春先生》等幾篇，清晰梳理了溫州本土書畫文人，完整的傳承譜系，即劉紹寬——張鵬翼——蕭耘春一脈，陳緯師承蕭耘春，可謂是這個譜系的延長線。

「先好好讀書，書法以後再說」這句樸素的師門贈言，道盡傳統文人治學修身的核心要義。劉紹寬對弟子張鵬翼如是說，張鵬翼對弟子蕭耘春亦如是說，而陳緯聽到恩師蕭耘春對

他說時，這句話已疊加了幾代文人的精神力量，像一句「哲言」一樣深植於陳緯心中，成為他人生的指路明燈。

在這套樸素的文化傳承裏，書畫藝術從來不是單純的技法練習，而是內在修養外化而成的表達。筆墨的高下，源於胸襟的寬窄，作品的氣韻，來自讀書的積澱。比起急於落筆練字、揮毫作畫，沉心讀書、立身做人、獨立思考，才是從藝治學的根基。

不久前，我有幸造訪陳緯書房「經緯齋」，真切看到一位讀書人踐行「先好好讀書，書法以後再說」的師門精神。

這間坐落於南雁蕩嶠溪之畔的書房，可以說是文人書房的理想樣本。寬敞的空間目測有一百多平米，頂天立地的雙層書架靠牆而立，層層疊疊、琳琅滿目，文學、哲學、藝術、史論等新舊典籍分列排布，卷帙浩繁、滿室書香；書架側壁懸着師友書畫長卷，筆墨清雅、風骨悠然；茶席、沙發錯落有致，妥帖安放着閒逸的日常。五六扇通透窗櫺攬盡山野風光，飄窗涼席素雅潔淨，幾本閒書隨意攤開，盡顯鬆弛從容的讀書心境。

書案之上，文房雅器俱全，鎮紙穩穩壓住攤開的素紙，筆架上長短粗細不一的筆靜置，幾本字帖平鋪着，還有數冊冊頁整齊地擺在書案一角，一器一物，皆藏經年伏案的勤勉。書房正中屋頂「隱居放言」匾額高懸，這種文人隱居的生活想像，讓人心生嚮往。

窗外，清澈的嶠溪流水潺潺，遠山則是南雁蕩景區的組成部分，曠野無人，偶有飛鳥蟬鳴。在這樣的理想書房，坐擁書城，俯仰山水，便是讀書人最極致的快意！我斗膽在書房

小坐塗鴉，筆墨淺陋，難以描摹書房景致之萬一，卻可以沉浸式感受陳緯先生潛心創作的熱忱，與扎根鄉野文脈的動力。

我也是不惑之年才開始畫畫，格外能共情「先好好讀書，……以後再說」的深意，可惜沒有陳緯那樣幸運，年少時便得名師提點，早早開啟了「先好好讀書」之路，而我則錯過了重要的少年時光，直到青年時期才幸運地找到「書店這座大學」，沉浸其中，「好好讀書」。

陳緯參與浙江美術館創立，任典藏部主任，常年與一眾文化耆老深度相交。數十年間，堅持寫日記、收存信札，這些記錄起初只是個人生活習慣，以及潛移默化師門的影響，經年累月，這些日常則轉化為極具價值的民間文化檔案。無論是與藝術家名家相處的點滴細節，還是本土文人的日常言談，這些看似平淡細碎的記錄，卻構築了精神世界最厚重的底色，擁有了可供後世參考的公共價值。

更為難得的是，陳緯有着獨到而清醒的藝術視野，如今各類藝術史論述，多偏愛追捧聲名顯赫的大家，常年深耕鄉土、鮮少曝光的在地創作者，極易被時代淹沒。但陳緯評判藝術人物從不以名氣高低作為標尺，他更看重人物的品性風骨、藝術追求，以及其人對身邊同代、後輩帶來的精神感召。正因如此，書中記錄的如朱

豹卿等多位藝術家雖非家喻戶曉，其人生故事卻自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節奏飛快的當下，世人多急於求成，一味追逐眼前的成果，常常忽略背後長久的積澱；熱衷追逐流量熱點，卻鮮少沉下心長期堅守的定力。而陳緯記錄的，恰恰是一種緩慢的、沉靜的、日常的。真正的文脈延續，從不是短期速成，而是在經年閱讀中，日復一日的記錄中，在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傳承中不斷延伸、成長的。

《嶺上松風》，不僅留存了老一輩文人的珍貴往事，補充了地方文獻與藝術史的零散史料，更完整記錄了一位讀書人的成長軌跡、一位「美術館倉庫管理員」（王犁語）的精神修行。嶺上松風徐徐，文脈薪火綿長，書中那句樸素的「先好好讀書……」箴言，是這個時代最缺乏的精神營養，也是讀這本書收穫的鼓舞和力量。



「經緯齋」書房。

作者繪

回歸上海 于飛香江(下)



燈下集

葉中敏

葉靈鳳有關香港歷史地理和方物的寫作，被譽為首開先河的「始祖」，事實是當年自開始對香港的「前世今生」發生興趣、想要進一步了解研究之後，葉靈鳳通過英倫商會向英倫方面訂購了大量當時英國人寫的香港著作，內容自花鳥動植物、史地、法律以至官方文獻、信件告示等，無不購來閱讀，同樣當年滿清官員與朝廷間的奏摺批示以及文人的詩畫文章，也大量搜集購買，其結果就是產生了《香港方物志》、《香江舊事》、《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等一大批香港文學作品，同時也形成了葉家書房中一項具有特色和價值的專題藏書，當時香港大學以至香港政府一些部門需要查閱一些資料，遍尋不獲之下也會想到答案可能在葉靈鳳書房。

如此在將近四十年的居港歲月中，葉靈鳳購藏的中外書籍近萬冊之數，在一九七五年他因病逝世之後，這萬冊藏書的去留就成了家人的一個大問題，其中最大的難題是當時香港房地產市場開始「起飛」，某大地產商看中了羅便臣道這一系列三層高的樓房，打算將之改建為二十多層的高樓大廈，出價收購，葉家所住47B業主為高齡夫婦同意出售，如此葉家便要面臨收樓搬遷，以當時的樓價，業主所付的搬遷費根本不可能購買或租住大面積的單位，連人也不夠地方住，又何來萬冊藏書容身之所呢？葉靈鳳前半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經藏書萬冊，可惜全部毀於戰火，難道這來港後，後半生的心血收藏也同樣逃不過散失的厄運嗎？

當時，葉靈鳳的《新晚報》好友認為，葉公藏書最理想的歸宿就是捐贈內地圖書館收藏，特別是其中的英文書和有關香港歷史的書，正是內地所缺乏和需要的。但是，當時的情況是「捐贈無門」，內地圖書館都在「半關閉」式運作，無人過問，更遑論接受「海外捐贈」了。如此只有清嘉慶版《新安縣志》，葉靈鳳生前曾多次拒絕外國圖書館出高價收購，明確告示家人日後要將此書送返內地，好友受葉夫人之託，親自到廣州找到當時的省委書記吳南生商議此事，吳南生「如獲至寶」，立即指示中山大學圖書館辦理，並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向葉夫人頒發了「感謝狀」，《新安縣志》才如葉靈鳳生前所願「回家」。

而微天之幸的是，某次葉家子女見到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馬臨教授，提及藏書及捐贈事，馬校長當即表示葉先生藏書是一筆「文化財富」，不能流失，中大圖書館可以協助解決。葉夫人對「故人之子」伸出援手自是大感欣慰，事緣葉靈鳳生前與馬鑑教授為至交好友，兩人曾聯同其他收藏家在港大合辦漢代磚刻拓本展覽，時相往還。然而，時任中大圖書館館長的簡麗冰女士，對接收這樣一大批藏書卻面有難色，提出了疑難，因為她派員前往葉家書房實地「考察」，發現一些藏書已破舊不堪，有的甚至已被蛀蝕損毀，如果把「蛀書蟲」帶進了中大圖書館，那就後果「不堪設想」了。簡館長的顧慮當然並非無理，但馬校長徵詢了校內校外相關人士的意見後，認為葉靈鳳藏書題材廣泛、種類繁多、不乏珍本，值得收藏。結果，經過半年時間的「去蕪存菁」及「殺蟲」工作，中大為六千多本中外圖書設立了「葉靈鳳特藏室」，有恆溫、恆濕以至「化學防火滅火」等設施予以妥善保存。相比起前半生毀於戰火的萬冊藏書，這「特藏」可說如同置身天堂，葉靈鳳泉下有知想必也「老懷大慰」矣。

小思老師說過，葉靈鳳的藏書留在中大圖書館，是中大之福、香港之福，其實，這何嘗不也是葉靈鳳這位「他鄉作吾鄉」的南下文人幸福呢？去年五月，上海巴金圖書館舉行了「回歸上海——葉靈鳳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展出了上世紀一九三八年上海淪陷葉靈鳳唯一帶到香港的一百二十張藏書票，這也是內地首次舉辦的葉靈鳳文學活動，可說「人與書票同回歸」。眼前，中大圖書館又為葉靈鳳舉辦「藝林擷葉 靈鳳于飛——葉靈鳳的美術與人生」活動，回歸上海、于飛香江，對一個歷經憂患、一生愛書的南下文化人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高興和珍惜的呢？



君子玉言

小杏

近一個月來，未出國，卻一直在倒時差——美加墨世界盃的賽程，把東八區人的作息扯進了大西洋時區。強隊巨星固是關注重點，但更讓我覺得對得起這些子夜凌晨的，是幾支過去不曾留意的隊伍。也毫無徵兆地，被這些大洋孤島的無名球隊圈了粉。

其中一支，是來自大西洋小島、世界排名第六十七位的佛得角隊。首次踏上世界盃賽場，竟然在小組賽首輪零比零打住了奪冠大熱門西班牙；次輪，又二比二逼平兩屆世界盃冠軍烏拉圭。兩場球，乾淨利落、強韌有序，全世界球迷頭一回正眼打量這支新軍。

十六分之一決賽，佛得角迎戰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隊。No.67 VS No.1，看似實力懸殊，場面卻出人意料地好看——這支世界盃新軍面對美斯領銜的衛冕冠軍，一點不怯陣，像不知疲倦的潮水，敢拿球、敢過人、敢衝鋒，技戰術毫不遜色。整場一百二十分鐘，兩度落後、兩度扳平，尤其加時賽第一零三分鐘那記世界波，將比分再度改寫為二比二，一度令阿根廷隊陷入絕境。直到第一百一十一分鐘，阿根廷才以三比二險勝。

四場比賽，面對三個前世界冠軍，佛得角隊從未在九十分鐘內落敗。他們贏得了全世界的刮目相看，也贏得了對手的敬畏。連阿根廷主帥斯卡洛尼也說：「我要祝賀對手，他們今天展現出了強大的實力。」

佛得角在哪裏？在地圖上，可能要放大幾倍才能看清她的方位——孤懸於非洲西海岸之外的大洋中，由散落大西洋上的十餘座火山小島組成，全境四千多平方公里，總人口不過五十幾萬。五

世界盃足球賽中的地理大發現

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把這裏當作販運奴隸的中轉站。船隊在此補充淡水，裝運貨物，然後駛向更遠的地方。小島只是航線上的一點點，被路過，被使用，然後被遺忘。幾百年裏，島上的人出海謀生，散落四方。

球隊的二十六名隊員多為旅歐僑裔，常年效力歐洲低級別聯賽，收入微薄，不少人訓練之餘還得打零工貼補家用。球隊經費拮据，本土青訓單薄，各方面條件與傳統強隊差距懸殊。為了衝擊這屆世界盃，足協工作人員滿世界奔波，一個一個聯繫散落在外的球員。每一位接到徵召的人，都願意放下手頭的生活，回國穿上那件球衣，選擇為這片土地出戰。說到底，大約是血脈深處的故土情結和對足球的熱愛。

看台上，佛得角球迷舉起標語：「Small Islands, Big Dreams. (小島嶼，大夢想。)」

四十歲的門將禾仙拿 (Vozinha) 第一次站上世界盃賽場，成為世界盃史上首秀最年長的球員。面對美斯領銜的阿根廷強隊鋒線，禾仙拿一次次擋下那些幾乎必進的球。他說：「I worked all my life for this moment, for this dream. (我傾盡一生磨礪自己，就為了這個時刻、這個夢想。)」他社交賬號的簽名這樣寫道：「永遠不要忘記你是誰和你來自哪裏」。



還有一個來自加勒比海的mini國家庫拉索——國土面積mini，只有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香港的一半；人口mini，僅十五萬，體量與內地一座普通小鎮差不多。如果不是這次打進世界盃，絕大多數人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在地圖上留意到她。

這座袖珍海島的近代史上，西班牙人來過，荷蘭人來過。對足球的熱愛，也滲透到小島人的生活中。地方太小，沒有正經聯賽，但凡腳下有活的，全往外跑，職業生涯扎在歐洲各級聯賽。可當庫拉索開始衝擊世界盃時，那些散落在外的球員，都心甘情願地回到原籍，披上庫拉索的球衣，為這座無名海島而戰。

帶隊的是七十八歲的老師艾禾卡特。他曾因女兒重病回家照料，三個月後又毅然歸隊，帶著這支隊伍一步步站上了世界盃綠茵場。雖然在小組賽一平兩負，未能出線，可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們身上的東西——尤其對德國那場，他們撕開了豪門防線，打進了隊史第一粒世界盃進球。那是這座渺小的海島，在全世界面前，最鄭重也最響亮的一次亮相。

五百年前的地理大發現，靠的是船隻、武力與殖民擴張，世界由強者書寫，島嶼被命名，被畫在地圖上。五百年後的世界盃賽場上，豪門有自己的榮光，無名小島也能擁有自己的舞台。他們靠的不是艦船和火炮，而是心中那一份赤愛，綠茵場上一場百十來分鐘的體育比賽，一次體面的對抗，一個拚力撲球的瞬間，讓世界看見了自己。

國土有大小，夢想無尊卑。方寸孤島也能懷揣海洋之志，平凡之人拚盡全力奔赴熱愛，就足夠閃閃發光。

◀當地時間六月二十六日，佛得角隊戰平沙特阿拉伯隊，隊史首次晉級世界盃淘汰賽。新華社

一碗糝兒粥



人生在線

陳文清

在蘇中泰縣通南地區，「糝兒粥」這三個字，是帶着柴火氣息的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光，是被石磨的吱呀聲拉長的。那時的一日三餐，全繫於這口粥。麥收過後，新磨的大麥糝粥兒，青瓷色的米湯滾了，下一把下去，滿屋都是麥香；到了秋收，主角換成了金黃色的玉米糝兒，黏稠、燙嘴，喝下去能從喉嚨暖到胃裏。最難熬的是開春後，缸裏的存糧見底了，只剩下紅薯乾磨的糝兒，顏色發暗，口感發澀，喝急了還會反酸，是那個年代回想起來最頑固的苦澀。

若是哪家煮粥捨得用大米打底，那是極

體面的事。白米圍着鐵鍋厚厚的一圈，糝兒滲入開水中慢慢地煮。尋常人家多數時候，鍋裏是清一色的雜糧湯水，稀得能照見人影。

比粥更清瘦的，是人的肚子。鍋裏就那麼一點乾貨，媽媽總是亮起嗓子，吆喝孩子們先吃。我們捧着粗瓷大碗，低着頭呼嚕呼嚕地喝，直到肚皮溜圓，才抬起臉來。這時，媽媽才放下手裏的農具，拿起筷子。她碗裏的粥，總是比我們的淺上一截。她不說話，也不催促，只是默默地喝，偶爾啣一口鹹菜，就把那一頓飯對付過去了。那份沉默，比粥還濃稠，壓在我的心裏頭幾十年。

那鹹菜，也是一年的念想。秋後自留地裏的那片青菜，立冬後便進了家裏最大的砂缸，成了全家一整年的佐餐。等到第二年夏至，鹹菜吃完了，缸底下剩下的那點黃褐色

的老鹵，便是最後的珍饈。媽媽把它舀出來，在鍋裏咕嘟一滾，喝粥時，筷子頭沾那麼一星半點，那股鹹鮮味，就能壓住雜糧粥的澀，吊起幾分胃口。

如今，街頭也有人賣糝兒粥，總是要駐足買一碗，熱氣騰騰端在手裏，喝一口，總覺得少了些什麼。少的是那口被煙火熏黑的大鐵鍋，少的是灶膛裏嗶啵作響的麥秸，更少的是站在鍋邊眼巴巴等着開飯的那份期待。

我是喝着糝兒粥長大的。看到它，就像看見「九畝塚」、「時莊欵」那彎彎曲曲的田埂，看見了爸爸媽媽那布滿老繭的手，也看見了那個物質匱乏卻溫情滿滿的年代。

這碗糝兒粥，養了我的身，也磨煉了我的心。它是我血脈裏的根，也是我一輩子的親人。